

我为巴老读书报

陆正伟



1995年末，巴老在华东医院病房翻看《托尔斯泰全集》。 陆正伟 摄

每到巴金故居纪念馆，陈列于阳光房里的那辆多功能轮椅车总会多看几眼。想当年，巴老坐在车上与我们一起“散步”，会见友人及写作和看稿，还每天听我们给他读书报。听累了，他斜靠着或脸朝天躺着边吸氧边听读。回头想来，坐在巴老身旁为他读书报时的感觉真温馨……

我能走近巴老与上海市作协原党组书记、诗人罗洛对此工作的重视是分不开的。他见我常为巴老接待外宾或在寓所举行重要活动的留影，便对我说，巴老作为中国作协主席居住于上海，是上海作协的荣誉，我们理应照顾好老人家。他的这番话并非空穴来风，是有出处的。我目睹了巴老向市领导反映作协资料楼出现险情，危及资料保管等境况，还帮作协向上递交申请经费报告，并写信询问落实情况。由于巴老的关心和过问，使作协大院里的两幢具有西洋建筑风格的新楼得以落成。他知道我是作协保管巴老手稿的成员之一，新楼在设计时，罗洛就在规划资料室的蓝图了。他多次对我说：巴老为大家的工作环境改善出了力，我们要珍视这份关爱，将来要把他捐赠的书稿、资料陈列好，留给后人，教育后人。有罗洛主席的支持，我为巴老做事也就名正言顺了。

1994年秋，巴老从杭州创作之家回到寓所。他为《巴金译文全集》能早日出版，不顾劳累地工作。一次，拿外文词典查阅时，因过于沉重，引发“胸椎”骨折，需卧床治疗3个月。我家离华东医院只需五六分钟的路程，对我每天去巴老病房十分有利。当晚，我带着发表在《新民晚报》上的拙文《今秋·巴老在杭州》来到病房。读后，病榻上的巴老告诉我，出版社送来了《家书——巴金、萧珊书信集》的样书。我一听，赶紧从壁柜里取出这本《家书》。过后才知，浙江文艺出版社把这本《家书》作为“寿书”赶出来的。那天，由社长蒋焕孙带队从杭州送书到病房。他多带了20本，原想请巴老签名后进行义拍，见巴老卧床治疗，只能钤章替代了。

《家书》的出版圆了萧珊的梦。同时，也给病榻中的巴老带来了慰藉。巴老让我把《后记》读给他听。听完后说：“小林的‘后记’写得很有感情。”我看全书有380多封信近40万字，便对巴老说：“每天给你念几封，咱们来个细水长流，怎样？”他点点头。这是我在杭州读刘白羽《心灵的历程》（三卷本）后给巴老念的又一本书。从此，读书报也就成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事了。有时，病床上的巴老听完电视新闻后，见我没动静，会主动向我提出：“细水长流吧。”这句代词成我俩固定的联络暗号了。读书能引发巴老对往事的回忆，还能给我说些小花絮，讲些小故事，增进我俩互动，何乐而不为呢。

有一天，我在床灯下念完《家书》准备“收工”时，巴老说，我讲个故事给你们听。听到巴老要讲故事真是件求之不得的事，我与护理员小吴围在床前。巴老说了两件事，一件是他冒充别人的舅父救一个落难姑娘的事。20世纪30年代，他收到从杭州寄来的一封求救长信。这位读者在信中称，离开安徽寻工作，由于失恋准备去杭州自杀。结果遇到了一个坏人，对她起歹心，她欲逃离虎口。写信以求相助。他拿着刚收到的一笔稿费约上友人靳以、罗彦当即赶往杭州，他以姑娘的“舅父”之名替她付清了80多元的房饭钱，又从他们三人回程的车票中给了姑娘一张，把跌入火坑的弱女子赎了出来……



1998年，巴老在杭州汪庄会见陆正伟。陆正伟 摄

另一件说的是1927年他在黄浦江畔登上“昂热”号邮轮赴法留学启程前在码头上发生的事。他说，那天，他与山西官派留学的卫惠林上船后，来送行的翻译家毕修均给他俩介绍了一个同乡台州人，说旅途照顾他们，等毕修均离开后，此人便向他俩各收了100法郎伙食费。启航后，连个人影都找不到了。他们才知道上当受骗了。前者因做善事“骗”坏人，后者自身善良被宵小之徒骗。巴老把两则骗人的故事放在一起讲，而且我从《随想录》中已读到过好几篇关于骗子的文章，他为何要反复讲呢？引起了我的深思。

在读书过程中，碰到有趣之处我会好奇地向巴老提问，过后想想，有些问得连自己都感到唐突、幼稚，我见巴老认真作答，没讥笑或嫌烦之色。一次，我念到20世纪50年代他在北京开会让萧珊汇寄600元，说要买两本书。我问，买什么书这么贵？巴老不假思索地答道，旧书店里买的《托尔斯泰全集》，当时价格还没谈好。我又问道，后又汇了400元，买的是什么书？巴老说，是外国旧小说。随后，我从《家书》上读到买书的理由，他是这样向萧珊解释的：“我在这里买书花钱不少，但想想反正我的书还陆续在印，可以拿版权，多买点书又何妨。”此言印证了老作家魏绍昌对我说的话：“巴金的钱从书里来，又回到书里去。”但我认为他说得还不够全面。巴老在晚年将毕生心血积累的书捐给了多家图书馆，回归了社会，他则是过了过手而已。一年后，巴老捐给上图的外文图书中，让侄外孙女舒把最为喜爱的几部书带到病房，作最后的“告别”。其中就有信里提到的那部《托尔斯泰全集》。见他缓缓翻动着书页，我即用镜头留住了这瞬间。

说来也巧，我与巴老正读抗美援朝时期的两地书时，电影《英雄儿女》的“王成”“王芳”扮演者刘世龙和刘尚贤来上海作朗诵表演。在此期间，“兄妹”俩如愿见到了催生“英雄故事”的这位“英雄爸爸”。当晚，小说《团圆》自然成了我俩读书前的谈话。巴老在床上回忆道，第一次在朝鲜有7个月，第二次是5个月。原打算第三次入朝，后手头正在翻译《父与子》，结果放弃了。1961年，在杭州花港招待所创作了《团圆》，后来经过武兆堤、毛烽把它改编成电影《英雄儿女》……

在《家书》中，巴老出差开会的内容居多。所以，开读前，我经常“考考”巴老的记忆，问他：“每天随你周游国内外，今晚该到何地啦？”巴老会准确地报出昨晚收信时的时间和地点及会议名称。出国开会时在旁人眼里或许是件风光又体面的事。我通过读书感到

不然，在当时世界政治风云动荡中，有时还要承担意想不到的的人身伤害风险。

二

1995年5月1日，小林拿来一本书，说：“这本可送给爸爸听听。”接着一看，书名是《永远的爱心——冰心》。在我大脑记忆中，立时呈现出冰心大姐幽默、直率的音容笑貌。一年前，我与徐铃受巴老之托看望病中的冰心大姐。我俩刚把巴老的问候说出口，她就说：“回去告诉巴金，我死不了。”从语调中不难听出“姐弟”间的情谊了。不久前，冰心得知巴老“胸椎”骨折后，委派外孙陈钢带上相机来沪探望，她要从照片上亲眼见巴老病情状况才放心。病房里，陈钢把他的一大版冰心大姐的照片拿给巴老看。病床上的巴老见他忙上忙下个不停，便让外孙女端端代他签一本《家书》送给陈钢。此情此景，我的第一反应是老一辈结下的友情在第三代身上延续了。

几天后，巴老下床的第一件事就是提笔写信。他写道：“冰心大姐：收到您的来信，高兴极了。这是我熟悉的您的手迹，它说明您的身体渐渐地好起来了。我的病情也有好转，赶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您，让我们互相安慰吧，让我们互相鼓励吧。”所以，我感到小林让我读《永远的爱心——冰心》正适时。

在读书前，我问巴老与冰心一起出访了几次？他却和我聊起了与冰心的交往：解放前，我们接触不多。她身体不好，患过肺结核，活动参加得少，以后又同吴文藻先生一道去了日本，我有好多年没见到她。1953年周总理把他们夫妇请了回来，我们的接触逐渐增多。从1955年起我们一同出了5次国。同年去了印度，1958年去苏联，1961、1963、1980年3次到日本。互相了解的越来越多，彼此的关系也更加亲近。这些年，我们那一代老人留在世上的感少了，我和她的通信也更多了起来，我的手不听指挥，写字很吃力，写得信比她少一些，她给我的多，最多的时候一周有二三封，不过每封信都很短，她写得很勤，我很喜欢读她的信，我有什么事，也愿意同她说。

我读到“文革”结束，冰心豪迈写下了“生命从八十开始”时，对读书从不提任何要求的巴老突然对我说：“此处读慢一些。”我知道，此时巴老进入创作《随想录》阶段，与冰心的交往也开始频繁起来。他看到大姐不仅创作小说，还写散文、回忆录及评论文章，备受鼓舞。巴老听后自言自语道：“冰心大姐不简单。”我马上说，你们老一辈作家都不简单。巴老听了诙谐地说：“我睡在床上。”

三

为巴老读书，对我而言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他却多次对老友说起有人给他读书报的事。1994年11月1日下午，巴老在寓所客厅正吃着点心。突然，电话铃响起，小林一听是北京刘白羽打来的，便把话筒贴在巴老耳边，巴老手托话筒说：“白羽，你好吗？你的书我带到杭州，别人念给我听了，听了很感动……”小林见巴老累了，赶紧接过话筒说：“刘叔叔，我替你创作了60周年座谈会开得成功！”我在边上知道巴老说的书是白羽的《心灵的历程》（三卷本）。数月前，在汪庄2号楼我便开始读这部纪实类长篇作品。巴老每天坐在轮椅上边做雾化理疗边听，他被书中的欢乐和悲哀、舒畅和苦涩所感动。读《巨人》章节时，觉得没听过“瘾”，让我再读一遍。《巨人》中谈到周总理向刘白羽提议组织作家赴越南战场体验生活时说：“……请巴金带个

头，他抗美援朝，深入生活很好嘛！写出了《英雄儿女》那样好的作品。当然，不可勉强，要征求他同意，还要保护他的安全。”读到此，没等我问，巴老就说：那是1965年，是刘白羽打电话通知我的。

20天后，刘白羽由中国作协张锳陪同从北京到华东医院看望巴老。谈话间，我见刘白羽握住巴老的手说：“谢谢你赠我的《家书——巴金萧珊书信集》，我都看了。”巴老听后眼里滚动着泪花说道：“你的文章写得……不……错。”刘白羽没听清巴老的话，把脸侧向边上的小林。小林哽咽道：“爸爸说，你写我妈妈的文章很有感情！”巴老所说的文章是同样让我读了两遍的《心灵的历程》中的《心灵的悲怆》章节。刘白羽在文中赞美在最困难时得到她的帮助，给全家带来温暖的萧珊。称萧珊是一个圣人，那样自然地来到他的苦难中，她的言谈笑语一下使他从地狱回到人间。读到此，连我这个局外人也感染了。感到世间有什么比友谊、温暖更珍贵？！

过后，刘白羽得知是我把《心灵的历程》读给巴老听时，他感慨地说：我们是60多年的朋友，其实，他是我老师，是他带我跨进文学殿堂门槛的……

四

翌年2月6日，夏衍先生去世。我为巴老读过多篇悼念夏公的文章，如《文学报》上的《长风，为夏公送行》，整版报道了夏公捐献文物及安排“后事”等情况。他听后，各种想法随之也多了起来。几天后，我进病房时，见坐在藤椅上的巴老与第二天回成都的李舒正说着话，李舒告诉我，巴老说他要像夏公一样把骨灰撒入钱塘江。萧珊是浙江人，巴老的祖籍浙江嘉兴，也是故乡。接着，他对巴老说，你对此事不忌讳，我们听了很难受，不要去多想，反正小林、小棠会尊重你愿意去办的。我马上说，巴老，我们听了也不好受，你现在走路也很好，手还能写字。你得的是硬毛病，内脏器官都好的。你不是对我说过“争取多活”吗？巴老听后没吱声。

随时间推移，夏公的去世，冰心重病住院，巴老的心情自然也就不好，对身后事的考虑也就多了，有时会说出给他一年时间等让人难以接受的话。一次，他侄子李致到杭州探望。巴老见后便说：“我随时有可能走。我当然不愿走，还有些事要我。你看过《长风，为夏公送行》没有？我羡慕冰心，她把该做的事都做了。”一番话，我见把李致说的一下愣住了。我在一边听了如芒刺背，是我粗枝大叶，读了这篇文竟产生了如此后果，每每想起就会心存愧疚和不安。

五

说到读报，那就种类多了。在报刊中数《文汇报读书周报》给巴老读得最多，只要他有《巴金译文全集》作的序跋在报上一发表，我会立时读给他听。其他报纸有选择的挑他感兴趣的读了。

1996年3月20日，我把几天前刊登于《文汇报》的一篇《国民党查封巴金著作密令》读给他听。这份1933年由上海市教育局局长潘公展签发的数字1456号密令称：查有现代书局出版的巴金所著之《雾》《雨》《电》等书……奉此，业经公安局同捕房前往该店坊查封抄纸版书本，一并销毁。除呈复并行外，合行仰该书坊一律禁售为要！

巴老听后说：“书是施蛰存编的。”还回忆起《萌芽》遭查封抄后的境况。他将小说里的人物改名换姓，重写结尾。改名《煤》，转给开明书店出版，当局的图书杂志审查委员看到校样后，仍不许印刷。只得易名为《雪》，在美国三藩市秘密发行……

1998年2月8日，小林给我一份《新民晚报》，说上面有篇《平民社》文章，可读给巴老听听。读完后，我随口说“作者是吴钧陶”。见巴老嘴角蠕动了一下。我刚弯身想问，他紧皱着眉头尽力说：“梅兰芳。”我忙连说：“对！巴老说得对。”

巴老的话使我回忆起3年前给他读吴钧陶发表在《读者》上的一篇文章，文中讲述了“平民社”老同事在吴钧陶家聚会的事。1976年末，巴老与回沪省亲的弟弟李采臣夫妇及妹妹瑞珏参加了这次聚餐。席间，吴钧陶拿出一本集邮册给在座的欣赏以增兴，当他介绍到梅兰芳纪念邮票时，遗憾地说，这套邮票缺一枚小型张，面值3元，当时买不起，想补齐却买不到了。

数天后，吴钧陶与巴老在译文出版社举行的联欢会上相遇，巴老递给他一个信封。打开后，一枚梅兰芳的“贵妃醉酒”小型张平整地展现在吴钧陶面前……

我对巴老说，而今这枚“贵妃醉酒”小型张，面值翻了数万倍，已成了珍稀之物了。听后，他笑了笑。

六

通过读书，领教了巴老听读时的那种认真劲，我有时粗心，会有漏读或重复读现象，他听了会及时指出，甭想在他面前打“马虎眼”，更容不下“无中生有”。在杭州汪庄养病时，我为他读一位老作家的文章，巴老当即指出，与萧乾在北海公园划船比赛是没有的。听另一篇文章后说，在“五七”干校劳动，从没插过秧，稻子倒割过。巴老听我写他的拙文更为仔细了。1995年2月14日，我把当天的《新民晚报》上刊登的《最后的相会》带到病房读给巴老听。念完，他对我说：冰心比夏公大26天，不是夏公长大姐26天。与冰心访问日本应是1980年，不是1981年。一篇千字小文被他提出两处差错，读报前飘飘然的感觉早已消失殆尽。还有一次，巴老听过我写刘白羽与他友情的拙文《梦之歌》后说：“把‘刘白羽谦逊地’说中的‘谦逊地’三字去掉，另不提‘文学泰斗’一词。”寥寥数语，如同重锤猛敲我心。使我懂得了慎用或少用形容词的基本原理，也体会到了真水无香的真挚含义。

我给巴老读书报中还见过他不快的神态。香港回归后，我读了香港某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读至过半，只听巴老响亮地说“他乱写”。让我拿给小林看。

1999年12月29日，我给缠绵于病榻的巴老读《文汇报》上法国遭受风灾的新闻报道，当念到巴黎圣母院在风中颤抖时，我听巴老微弱的嗓音：巴黎……圣母院。我想，一定是这则消息触动了70多年前留学法国的痕迹了。这也是在缓缓的“细水长流”中我为巴老读的最后一篇文章。在这些年里，我还给巴老读过夏公的《风雨故人情》、李辉的《人生扫描》、萧乾的《雨夕》、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中文版）、《巴金书简——致王仲廉》、《再思录》等小说、散文、回忆录、学术著作。外人看似我读巴老书，其实我收获颇丰，这一摞书本不仅滋养着我的心灵，也使我养成爱阅读的习惯。巴老见我喜爱上了阅读，他会出其不意地送我书，常给我一个惊喜。

1995年秋，巴老从杭州回到寓所住了个把礼拜。我每天早上上班时到他家。一次，巴老见我到了。他挂起手杖走进阳光房，打开书柜门，弯身取出两本杂志大小的书走到我面前说，这书送你，你有用。我接过来一看，是福建泉州黎明大学出的学术刊物《巴金研究》。我猜他早已看出我在收集他的相关资料。书在手上，心却一热，感到被无形之手牵引着。

同年末，巴老在病房对我说：家里“全集”不全了，先送你几本，我让李国焯去拿来，再版后给你补齐。午后，他见我我就说，书已拿来。我急步从里间捧出六卷（21至26卷），我看“日记卷”“书信卷”在其内，明白了巴老送我书的意图，他提供这些可靠的资料书，来杜绝我写作上常犯的毛病。欣喜之余，赶紧抽出未卷请巴老签个名。国焯见书上写着：“你怎么不写人家的名字？”我听了，对巴老开起了玩笑：“到时我老了，儿子长大了，他对别人说，这是巴老送他的呢。”说得巴老也笑了。他马上说道：“书，就是看的嘛，谁看都一样！”

巴老知道家里零散的还有几本，他让小吴回武康路寓所时再找找，并告知放书的位置，小吴按图索骥一拿就着。找出三本后，小吴说找不出了。巴老看了看说，还有几本，再找找。果不其然，在书堆里又寻觅到几本。往返几次后，数了数，总共给了我12本。

1997年2月28日，巴老听完读报后，让我把轮椅推至里间说要看书。壁柜前，见他身子前倾，吃力地想伸手拿书，我忙上前帮他取出，当看到《世纪的良心》时，他说道：这本书，放外面。此书对我而言再熟悉不过的了，曾给巴老通读过一遍，它汇编了巴金研究者对其作品的品谈、评论及金家、学者撰写的学术论文及研究巴金的资料。可称荟萃“巴金研究”成果的专著。

午后，巴老上床前，突然指着桌上的书说：这本送给你，你有用。我毫无准备，一时语塞。缓过神来，连声向巴老道谢。这是继三四年前送我《巴金研究》后，再次赠我这方面的相关资料，不难看出他在把我从图片转向文字的路上引。

如今，这些书置于案头，成为常在手边查阅资料的“范本”和纪念物了……

（作者系巴金文学研究会原副秘书长）

文化和旅游部：着力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文物局、国家知识产权局等8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措施》）。《措施》的印发，旨在进一步明确发展方向、创新体制机制、推进政策落地，聚焦《意见》实施过程中存在的试点单位设立企业审批不畅、激励机制难以落实等核心问题，切实激发文化文物单位内生动力，吸引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引导推动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行业健康有序发展。《措施》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聚焦当前制约行业发展的瓶颈问题，围绕基层实际需求，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工作措施。《措施》强调，要把握正确导向，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深入挖掘文化文物资源的精神内涵，使文化创意产品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感悟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措施》明确，要落实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试点政策，允许试点单位通过知识产权作价入股等方式投资设立从事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实体，并按要求纳入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体系；鼓励试点单位结合自身情况，创新开发方式，吸引社会力量参与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建立健全评估机制，对试点单位实行“有进有出”的动态管理。

（张丽）

北京人艺推出新版《日出》

8月23日，北京人艺新排版《日出》举办媒体见面会，全国政协协委员、导演冯远征，携主演于震、陆璐、杨明鑫、雷佳等亮相媒体。全新阵容，全新演绎，新版《日出》于9月2日晚在北京人艺新落成的北京国际戏剧中心开启首场演出，迎接首都观众。

北京人艺历史上，曾有过四版对《日出》的演绎，再次将这版家喻户晓的作品进行新排并用开幕新剧场，因为它不仅是曹禺先生的代表作，还曾是20世纪50年代首都剧场建成后的开幕大戏。为向北京人艺老院长、著名剧作家曹禺先生致敬，北京国际戏剧中心内的主剧场命名为曹禺剧场。一部经典，两座剧场，由曹禺作品《日出》再次开启新剧场大幕，让经典穿越时空，既是表达人艺对艺术的不断求索，更借此赋予经典永恒的生命。“新鲜的不只是舞台上的形式，更多体现在内容上。我们力争忠实原著、挖掘原著，再呈现现代感的表现，让年轻一代观众更容易有共鸣。”冯远征介绍。

（杨雪）

《陈书》点校二十四史修订本新书分享会举办

8月31日，中华书局点校本《陈书》修订本新书分享会在线上顺利举办。《陈书》三十六卷，包括帝纪六卷、列传三十卷，是唐朝姚思廉撰写的纪传体断代史，记述了南朝陈王朝自开国至灭亡33年的历史，是唯一完整传世的陈代史籍。

发布会上，中华书局执行董事徐俊、《陈书》（修订本）责任编辑孙文颖、李勉畅谈修订本出版编末。徐俊向读者介绍了《陈书》的修订过程。修订主持人景蜀慧教授通过视频形式，与各位读者见面，向读者讲述关于《陈书》修订出版的心路历程。修订组成员自2008年参与版本调查开始到今日出版成书，历时十余年时间，寒来暑往，可谓甘苦自知。

这次发布会上直播的主平台选在了中华书局新上线的小程序——“中华书局”，同时进行直播的还有哔哩哔哩、抖音、百家号等多个平台。许多读者在观看直播后，都表示没想到这些印象中有点枯燥的历史背后有着这么多生动有趣的故事，既有意思又长知识。

（谢颖）